

摘藻堂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蒼要卷二千三百八十七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春官宗伯第三之八

大司馬掌三兆之灋一曰玉兆二曰瓦兆三曰原兆

正義鄭氏康成曰兆者灼龜發於火

賈疏董氏職凡卜以明火爇爇

遂斂其煖契是灼龜而兆發也

其形可占者

賈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之等

其象

似玉瓦原之璽罅

賈疏謂破而不相離似玉瓦原之破裂

是用名之焉

上古以來作其法可用者有三原原田也

賈疏僖二十八年左

傳原田每每以原與
原田字同故爲此解

案玉之璽雖有紋可見而體實未坼龜灼而紋坼最
細者似之瓦則其坼較粗原則大裂矣疑取象命名
之意如此

存疑杜氏子春曰玉兆帝顓頊之兆瓦兆帝堯之兆

原兆有周之兆

賈疏趙高問此與下文連山宓犧歸藏黃帝子春何由知之鄭氏答云此

數者非有明文改之無據故著子春說而已

賈氏公彥曰近師以玉兆

爲夏瓦兆爲殷

案三兆者龜卜之大綱如筮之有三易蓋以此爲占而非所占之吉凶也

其經兆之體皆百有二十其頌皆千有二百

正義鄭氏成康曰頌謂繇也

賈疏繇之說兆若易之說卦故名占兆之書曰

繇

三法體繇之數同其名占異耳

賈疏占兆無文但三易名異占亦異

則三兆名異占亦異可知

百二十每體十繇體有五色又重之以

墨圻也

賈疏占人職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圻注體兆象色兆氣墨兆廣圻兆壘體色

墨圻各不同此注云體有五色又重之以墨圻則四者皆相因而有以其有五行兆體體中有五色既有

體色則因之以兆廣狹爲墨又
因墨之廣狹支分小壘爲坼也
五色者洪範所謂曰

兩曰霽曰圜曰蠹曰尅

賈疏兩霽之類其體有五色其色統得體每色皆有墨坼

則五色中各有五墨坼

蔡氏沈曰兩者如雨其兆

爲水霽者開霽其兆爲火蒙者蒙昧其兆爲木驛者

絡驛不屬其兆爲金尅者交錯相勝其兆爲土服

氏虔曰卜法橫者爲土立者爲木斜向經者爲金背

經者爲火因兆而細曲者爲水全氏賜曰五兆五

行之體曲爲水銳爲火直爲木圓爲金橫爲土是謂

五體 賈氏公彥曰經兆者龜之正經體謂龜之金木

水火土龜兆有五而爲百二十者兆別爲二十四分

也每體十繇故其頌千有二百 鄭氏鍔曰經兆之

體者謂三兆所卜之正體一體而五色應五行也五行之變無窮自其墨色圻裂分而配之一色別爲二十四體

或云五五應二十五而云二十四者其一純體無生尅不占也

故五行之兆

分爲百有二十體十頌所以發明其吉凶故百二十體而有千二百之頌頌者卦繇之辭三兆不同而其數無異特所占不得而同此所以爲玉瓦原之別案疏謂兆別爲二十四分今以其說推之龜之中直紋謂之千里路灼契之圻以近千里路者爲首稍遠

爲中近邊爲尾凡圻之見皆有首中尾焉合三節言之則有雨雨雨雨霽雨雨蒙雨雨驛雨雨尅又有雨霽雨雨霽霽雨霽蒙雨霽驛雨霽尅又雨蒙有五雨驛有五雨尅有五而二十五具矣除純體無生尅者不占則二十四五兆各二十四則百有二十之經兆具矣頌千有二百者更以十千之日加之與

通論王氏應麟曰據左傳懿氏占曰鳳凰于飛和鳴鏘鏘成季卜曰閔於兩社爲公室輔驪姬占曰專之

渝攘公之鞫衛侯占曰如魚窺尾此皆繇辭可見者
卜筮未經秦火不知何以後世無傳

掌三易之灋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周易

正義鄭氏康成曰易者揲著變易之數可占者也

賈疏

易繫辭傳分而爲二以象兩掛一以象三揲之以四
以象四時歸竒於扚以象閏是揲著變易之數可占

者名曰連山似山出納氣也歸藏者萬物莫不歸而

藏於其中

賈疏連山以純艮爲首山上山下是名連
山歸藏以純坤爲首坤爲地萬物莫不歸

藏劉氏恕曰禮運孔
子於宋得坤乾是也

朱子曰周代名也其卦本

伏羲所畫有交易變易之義故謂之易其辭則文王
周公所繫故謂之周

存疑杜氏子春曰連山伏羲歸藏黃帝 賈氏公彥

曰近師皆以夏曰連山殷曰歸藏

案此本康成
易贊及易論

夏殷

易以七八不變爲占周易以九六變者爲占案左傳

穆姜薨於東宮始往而筮之遇艮之八注云爻在初

六九三六四六五上九惟六二不變是據夏殷不變

爲占之事也

案左傳所謂遇艮之八即啟蒙五
爻變則以之卦之不變又占也

程

氏迴曰古之筮者兼用三易之法衛元之筮遇屯曰
利建侯是周易或以不變者占季友之筮遇大有之
乾同復於父敬如君所蓋二易辭也既之乾則變矣
是連山歸藏亦以變者占也

其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

正義鄭氏康成曰三易卦別之數亦同其名占異也

賈疏連山歸藏周易是名異連山歸藏占七八周易占九六是占異也每卦八別者重

之數賈疏據周易以八卦爲本孔氏穎達曰重卦

諸儒有四說王輔嗣等以爲伏羲重卦鄭康成之徒以爲神農重卦孫盛以爲夏禹重卦司馬遷以爲文王重卦案繫辭神農之時已有蓋取諸益與噬嗑當以伏羲既畫八卦即自重之爲得其實

朱子語類問伏羲始畫八

卦其六十四者是伏羲已自畫那是文王重之那看先天圖則有八卦便有六十四疑伏羲已有畫矣曰周官言三易經卦皆八其別皆六十有四便見不是文王重之

通論白虎通曰天子下至士皆有著龜者重事決疑示不自專諸侯龜一尺大夫八寸士六寸龜陰故數

偶也天子著長九尺諸侯七尺大夫五尺士三尺著陽故數竒也龜之爲言久也著之爲言者也久長意也

掌三夢之灋一曰致夢二曰觶夢三曰咸陟

觶居宜反杜其宜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夢者人精神所寤可占者

賈疏人寐形魄

不動而精神寤見覺而占之

鄭氏鍔曰夢出於有所因故曰致

孔子之夢周公是也一仰一俯爲觶觶夢蓋怪異之夢趙簡子夢童子裸而轉以歌魯聲伯夢泣而珠盈

懷是也無心感物謂之咸陟升也精神上與鬼神通
高宗之夢傳說是也

總論賈氏公彥曰大卜所掌先三兆次三易後三夢
者筮短龜長夢以協卜筮而已故以是爲次

其經運十其別九十

正義鄭氏康成曰運或爲緡當爲輝是眠祲所掌十
輝也王者於天日也夜有夢則晝視日旁之氣以占
其吉凶凡所占者十輝每輝九變此術今亡

存疑王氏安石曰占夢以歲時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則此所謂經運蓋歲時日月星辰之運

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一曰征二曰象三曰與四曰謀五曰果六曰至七曰雨八曰瘳

正義鄭氏康成曰國之大事待著龜而決者有八

賈疏

大事卜小事筮此既大事而兼言筮者凡大事皆先筮而後卜也

定作其辭於將卜

以命龜也鄭司農云征謂征伐也象謂災變雲物如

衆赤烏之屬

賈疏按哀六年左傳是歲有雲如衆赤烏夾日以飛三日楚子使問諸周大史

史曰其當
王身子

有所象似易曰天垂象見吉凶春秋傳天

事恆象是也謀謂謀議也果謂事成與不也至謂至

不也雨謂雨不也瘳謂疾瘳不也某謂征亦云行巡

守也

賈疏襄十三年左傳先王卜
征五年是征亦得爲巡守也

與謂所與共事也

果謂以勇決爲之若吳伐楚楚司馬子魚卜戰令龜

曰鮒也以其屬死之楚師繼之尚大克之是也

賈疏
昭十

七年
左傳

鄭氏錡曰謀者始創議以立事果者進退未

決而求其決也至者會言近止而人或過期不至爾

案此八者雖曰龜之八命實三易三夢所同用蓋此
乃所占之事目也觀下文可見 卜事莫大於立君
大封大遷大師祭祀喪紀而八命中惟征可兼大師
他無列焉何也諸官及本職已有明文無庸覆舉而
王者四征不庭既不若祭祀喪紀之有常又不若立
君大封大遷之曠見且中包時巡及王所不親之小
師故特著之見於詩書春秋傳者惟立君大遷大師
祭祀之卜爲多而喪卜大封無見焉至於肆師職之

卜芟卜稼卜戒春秋傳魯桓卜成季之生懿氏卜妻敬仲衛侯卜渾良夫見夢之類皆包於凡小事中而此八事則有關於邦之吉凶利害故特詳其目而曰以邦事作龜之八命也

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以觀國家之吉凶以詔救政

正義鄭氏衆曰以此八事命著龜而參之以夢故云以八命者贊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春秋傳筮襲於夢

武王所用

賈疏昭七年左傳

賈氏公彥曰以上文八事命

龜之時佐明三兆三易三夢之占推演其辭以觀吉凶而告於王使王改過自新以修救政也 王氏安

石曰洪範大疑謀及卜筮兩眊其從違而武王亦以朕夢協朕卜爲言蓋必三者交相爲占而吉凶休咎始得而決

案贊如孔子贊易之贊蓋掌三兆三易三夢者各獻其占而大卜則發揮其所以然之理而宣著之

凡國大貞卜立君卜大封則眡高作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問事之正曰貞卜立君君無冢適

卜可立者

賈疏昭二十六年左傳王后無適則擇立長年鈞以德德鈞以卜

視高以

龜骨高者可灼處示宗伯也大事宗伯涖卜

賈疏大宗伯祀

大神享大鬼祭大元帥執事而卜日故知大事宗伯涖卜

卜用龜之腹骨骨近足

者其部高鄭司農云貞問也國有大疑問於著龜作

龜謂鑿龜令可爇也某謂貞之爲問問於正者必先

正之乃從問焉

賈疏謂正意問龜非訓貞爲問也

作龜謂以火灼之

以作其兆也

賈疏作謂發使壘圻

春灼後左夏灼前左秋灼前

右冬灼後右士喪禮宗人受卜人龜示高泣卜受視

反之又曰卜人坐作龜

賈氏公彥曰凡卜法在禰

廟門闕外闌西南西面有席先陳龜於廟門外之西

塾上又有貞龜謂正龜於席上又有泣卜命龜眠高

作龜凡六節尊者宜逸卑者宜勞作龜眠高二者勞

事以大貞事大故大卜親之

黃氏度曰凡卜事眠

高揚火以作龜者卜師職也惟大貞則大卜作龜

王氏安石曰大封謂封國命諸侯

案封國之始必卜其土之所宜與策

命之

日 全氏賜曰大貞者有大疑事而求正也

案大貞包

下立君與大封而言

大祭祀則眡高命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命龜告龜以所卜之事不親作龜者大祭祀輕於大貞也士喪禮宗人即席西面坐命龜 王氏應電曰大祭祀惟圜丘方澤以二至若大旅及禘祫之祭必以卜

凡小事泣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代宗伯

王氏昭禹曰大事泣卜者
大宗伯故凡小事大卜泣

馬案小事泣卜可見小事不
專筮而大事之筮亦可互見矣

賈氏公彥曰大事

卜小事筮此云小事謂大事中差小者非筮人之小事也小事既大卜泣卜則陳龜貞龜命龜視高皆卜師爲之其作龜則卜人也

存疑賈氏公彥曰大事大宗伯泣卜大卜眡高作龜其中陳龜貞龜命龜皆小宗伯爲之下文大遷大師

大卜貞龜涖卜亦大宗伯陳龜亦宜小宗伯也其命

龜眡高者卜師作龜者卜人又凡旅大卜陳龜則涖

卜仍是大宗伯貞龜命龜眡高皆卜師亦卜人作龜

又凡喪事大卜命龜則陳龜貞龜亦小宗伯涖卜是

大宗伯眡高作龜者卜師也 王氏應電曰凡卜尊

者不視事但臨涖之而已執事先陳龜於廟門西墜

次正於闕外席上次眡高而命之事又次作其兆立

君封國大卜作龜則命之者小宗伯所謂奉玉帛以

詔號而貞之者大宗伯陳之者大宰而涖之者王也
大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作之者卜師貞之者小宗
伯陳之者大宗伯而涖之者大宰大宰及大宗伯帥
執事以下日是也大遷大師大卜貞龜則作之者卜
人命之者卜師而陳之者小宗伯涖之者大司馬大
司馬大師則涖卜是也

案大遷疑是大司空涖卜凡
以建立都邑當屬冬官也

旅大卜陳龜則涖之者小宗伯也小事大卜涖卜則
陳貞命作皆卜師以下爲之此又因事之大小而尊

卑相次之叙也

案凡卜大事正卿涖之小事大卜涖之而肆師職嘗之日涖卜來歲之芟獮之日涖卜來歲之戒社之日涖卜來歲之稼則此三事其小事中之較重者歟

國大遷大師則貞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龜於卜位也

賈疏卜位即闕外席上

士喪

禮卜人抱龜燋先奠龜西面是也又不親命龜亦大

遷大師輕於大祭祀也

賈疏以命龜在貞龜後為勞故云輕於大祭祀

凡旅陳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陳龜於饌處也士喪禮卜人先奠龜於西塾上南首是也不親貞龜以下旅祭非常輕於大遷大師也

凡喪事命龜

正義鄭氏康成曰重喪禮次大祭祀也士喪禮則筮宅卜日天子卜葬兆凡大事大卜陳龜貞龜命龜眡高其他以差降焉賈氏公彥曰大祭祀大卜非直

命龜兼眡高此喪事亦命龜與大祭祀同但不視高

即輕於大祭祀也

案凡喪事則不惟大喪

陳氏祥道曰考儀

禮卜人奠龜宗人視高及坐命龜而後卜人坐作龜若然大卜於大祭祀凡喪事命之而不作則作者其屬也

卜師掌開龜之四兆一曰方兆二曰功兆三曰義兆四曰弓兆

正義劉氏彝曰將卜則開龜之下體去其外甲而存

其下甲有橫直之文者以卜也其下甲有直文者

此案

直文今名
千里路

所以分左右陰陽也橫有五文分十二位

者象五行與辰次也其上下不可以爲兆可開而焦
者左右各二故曰四兆 易氏被曰下經言辨龜之
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則爲開龜之兆而非占
兆之書明矣

存疑鄭氏康成曰開開出其占書也經兆百二十體

今言四兆者分之爲四部

賈疏開龜之四兆謂開出
其占兆之書分爲四部

若易之二篇書金勝曰開籥見書是謂與方功義弓之名未聞

案玉瓦原三兆卜之綱也雨霽蒙繹克五兆壘坼之象乎五行而視其變化以占吉凶者也此言四兆若作占書解則經兆與頌已在大卜三兆之中不當復名四兆且何須卜師開之若謂所占之事則立君大封大師大遷祭祀喪紀經皆一一臚列即有未盡亦當包於八命中而四兆非其類也如謂壘坼之形則

又與五兆混淆且經文言開明是人開之非火作之所致也文列眊高揚火之前則亦不得爲豐圻矣康成既有春夏秋冬四灼之說則劉氏彛所言尚有端緒且今之卜法頗有類於此者似可從

凡卜事眊高揚火以作龜致其墨

正義鄭氏康成曰示洩卜也揚猶熾也致其墨者孰

灼之明其兆

賈疏按占人注墨兆廣也墨大圻明則逢吉圻稱明墨稱大此云明其兆者彼

偏據一邊言其實墨大兼明乃可得吉故以明解墨

賈氏公彥曰大貞大卜

眊高故凡卜事皆卜師眊高 鄭氏鍔曰凡卜必以
龜骨可灼之高處眊泣卜之人乃揚熾其火以發作
其龜而致其墨乃有吉凶可占

案卜有龜焦者有不食墨者皆不待兆成而知其凶
夫墨水也焦契火也火過而陽則焦水過而陰則不
食墨

凡卜辨龜之上下左右陰陽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

息相

亮

反

存疑鄭氏康成曰所卜者當各用其龜也上仰者也

下俯者也左左倪也右右倪也陰後弁也陽前弁也

詔相告以其辭及威儀

賈疏辭命龜之辭威儀若士喪禮卜日在廟門外泣卜在

門東西面龜在闕外席上西首占者門西東面南上卜人及執爇者墊西南面東上皆是威儀之事大

祭祀喪事大卜命龜則大貞小宗伯命龜

賈疏大貞大卜眠高

眠高之上有命龜貞龜陳龜小宗伯尊於大卜故知小宗伯命龜也

其他卜師命龜卜

人作龜

賈疏大卜臨卜貞龜陳龜則卜師命龜卜師命龜則卜人作龜可知

案經明言凡卜辨

之以授命龜者則非卜師自命可知

卜人作龜則亦辨龜以授卜師

賈疏

案序官卜人中士八人此不列其職者以其與卜師同職故畧之也

案此與龜人辨六龜之屬不同六龜之屬龜人於攻之釁之之時久已區而別之矣何緣卜師更辨而授之而又何詔相之有乎以所詔相爲告以辭及威儀亦未必然出命者泣卜也受命而命龜隨事之大小而各有其人卜師方手龜以進何緣他人之辭與儀乃煩卜師之詔相乎上下左右即開龜四兆之處也上二爲陽下二爲陰右二爲陽左二爲陰左右之陰

陽反者覆視之則正也又腹下爲陰其反背爲陽開其腹下乃覆而灼其背焉故卜師辨之以授命龜者而詔相之慮命龜者之或不曉也雖曉猶詔之蓋其慎也

龜人掌六龜之屬各有名物天龜曰靈屬地龜曰繹屬東龜曰果屬西龜曰雷屬南龜曰獵屬北龜曰若屬各以其方之色與其體辨之

果魯火反雷力胃反又如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屬言非一也色謂天龜玄地龜黃

東龜青西龜白南龜赤北龜黑龜俯者靈仰者繹前

奔果後奔獵左倪雷右倪若

賈疏俯者靈已下皆爾雅文天龜法天故向下

而俯地龜法地故向上而仰東南陽方故東龜甲向前長而前奔南龜甲向後長而後奔西北陰方故不能長前後西龜頭向左北龜頭向右如相睥睨然爾雅云左倪不類右倪不若不類即雷不若即若也

全氏賜曰首左倪者甲亦偏左首右倪者甲亦偏右案奔中寬而口歛也考工記侈奔之所由興是

其體也

賈疏體有二此經據頭甲而言占人職君占體謂兆象與此異

東龜南龜長

前後在陽象經也

賈疏此據甲而言凡天地之間南北為經東西為緯

西龜北

龜長左右在陰象緯也

賈疏此據頭而言

天龜俯地龜仰東

龜前南龜卻西龜左北龜右各從其耦也杜子春讀

果爲羸

賈疏謂龜前甲長後甲短露出邊爲羸亦得爲一義

賈氏公彥曰物

色也

存疑孔氏穎達曰龜之屬有六辨之而定其所當用
謂若卜祭天用靈卜祭地用繹春用果秋用雷之類
也鄭氏鍔曰戴記青黑緣天子之寶龜也公羊傳
龜青純何休以爲龜甲頰青也千載之龜青頰然則
六龜之色蓋亦視其頰而已曰俯仰左右者以其首

言之曰前後者以其甲言之曰玄黃青赤白黑者以
其顛言之

凡取龜用秋時攻龜用春時各以其物入于龜室

正義鄭氏康成曰六龜各異室也秋取龜及萬物成
也攻治也治龜骨以春是時乾解不發傷也 賈氏

公彥曰龜有六室六龜各入於一室以著龜歲易秋
取春攻訖即易去前龜也 天地四時之龜歲易若
大寶龜非常用者不歲易

案取之用秋陰氣足也攻之用春劑之以陽也秋時已殺之至春攻治之則去其上甲而留其下甲及牆耳

餘論賈氏公彥曰案爾雅有十龜一曰神龜龜之最神明者二曰靈龜今紫螭龜一名靈螭能鳴者也三曰攝龜腹甲曲折能自張閉好食蛇江東呼爲陵龜也四曰寶龜大寶龜也五曰文龜甲有文采者也河圖云龜負書丹甲青文六曰筮龜常在著叢下潛伏

史記龜策傳上有壽著下有神龜

七曰山龜八曰澤龜九曰水龜十曰火龜四者皆言其所生之處火龜猶火鼠也

上春釁龜祭祀先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釁者殺牲以血之神之也先卜始用卜筮者世本曰巫咸作筮卜未聞其人也上春夏

正建寅之月月令孟冬釁祠龜策相互矣

賈疏月令孟冬釁則

周孟冬亦釁之周上春釁秦亦上春釁之故云相互

秦以十月建亥爲歲首則

月令秦世之書亦或欲以歲首釁龜耳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祭祀先卜謂卜其日與其牲後鄭不從者以龜人不主卜事也

若有祭事則奉龜以往旅亦如之喪亦如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奉猶送也送之於所當卜

案事之大於此

者其奉龜以往可知

賈氏公彥曰旅謂祈禱天地及山川喪

謂卜葬宅及日

董氏掌共燹契以待卜事

董時髓反燹哉約反又祖堯反契苦計反劉苦潔反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士喪禮楚焯置於燹在龜東

賈疏謂陳

龜於西塾上龜南首焦

楚煇即契所用灼龜也

賈疏
荆爲

楚用之煇龜開
兆故云楚煇

焦謂炬其存火

杜氏子春曰契謂

契龜之鑿也

王氏應電曰焦燒木存性者用此以

待則易然也

案灼龜先以刀刻所當灼之處乃以楚煇灼之即卜

師開龜之四兆是也詩曰爰契我龜契即書契之契

杜氏以爲鑿是也以煇施於所契之處故名之曰煇

契

辨正賈氏公彥曰子春讀燠爲樵後鄭不從依音爲

雀蓋取莊子燠火之義熒熒然也

史記索隱曰古之燠龜取生荆枝及

生堅木燒之

斬斷以灼龜

凡卜以明火爇燠遂餒其燠契以授卜師遂役之

爇如悅反

燠音俊又存

闕祖闕二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明火以陽燧取火於日

賈疏秋官司烜氏文

鄭氏康成曰燠讀如戈鑄之鑄

賈疏讀從曲禮進戈者前其鑄意取

銳頭以謂以契柱燠火而餒之也

賈疏謂將此燠契以柱於燠火餒之

使契既然以授卜師用作龜也役之使助之 賈氏

公彥曰若大卜眡高已上則卜師作龜故以煖契授卜師若卜人作龜則授卜人 王氏昭禹曰取火於日者爲陽精之純極其明潔故以鑽卜休咎

占人掌占龜以八筮占八頌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以眡

吉凶 筮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人亦占筮言掌占龜者筮短龜

長主於長者 賈疏僖四年左傳晉獻公欲以驪姬爲夫人卜之不吉筮之吉公曰從筮卜人

曰筮短龜長
不如從長

存疑鄭氏康成曰以八筮占八頌謂將卜八事先以

筮筮之言頌者同於龜占也

賈疏凡筮之卦自用易之爻占之龜之兆用頌

辭占之今言八筮占八頌者以其吉凶是同故占筮之辭亦名頌龜占則繇辭是也以八卦占

筮之八故謂八事不卜而徒筮之也其非八事則用九筮占人亦占焉

案古者重卜先筮而後卜故筮人不必知卜而卜人必兼通於筮既得八事之頌猶恐於龜象未審復以

筮義參決其吉凶是謂以八筮占八頌也然筮辭之
吉凶各有其故皆原於八卦之象與德具或筮龜從
違各異則又恐筮人之占未審故復以八卦之象與
德究切其義是謂以八卦占筮之八故也不曰占筮
之故而曰八故者八卦之象與德因事而異吉凶於
八事各有所宜各有所迂也

凡卜筮君占體大夫占色史占墨卜人占坼

正義鄭氏康成曰體兆象也

賈疏凡卜欲作龜之時
灼龜之四足依四時而

灼之其兆直上向背者爲木兆直下向足者爲水兆
邪向背者爲火兆邪向下者爲金兆橫者爲土兆是

兆象也

案賈言四足即康成所謂腹骨近足者其

部高也若然則劉氏所指四兆即此矣不必以中庸

注之繆解疑之背謂腹骨中央當背處即千里路也

朱子語類占龜土兆大橫木兆直或曰火兆直只

周禮疏曰木兆直金兆從右邪上火兆從左邪上或

曰木兆從左邪上水兆曲以大小長短明暗爲吉凶

或占凶事又以短小爲吉又以旋者吉大橫吉

大橫庚庚是豹起恁地庚庚然不是金兆也

氣也

賈疏就兆中視其色氣似

墨兆廣也

賈疏兆之

有雨及雨止之類是也

正墨處

圻兆壘也

賈疏正墨旁有奇壘罅者

孔氏穎達曰

圻是從墨而裂其旁枝細出謂之壘圻是

大圻爲兆廣小

體有吉凶色有善惡墨有大小圻有

微明尊者視兆象而已卑者以次詳其餘也周公卜

武王占之曰體王其無害

賈疏見書金縢

凡卜象吉色善墨

大坼明則逢吉 賈氏公彥曰此已下皆據卜言兼

云筮者凡卜皆先筮故連言之

通論王氏昭禹曰龜卜之事龜坼而後墨見墨見而後色著色著而後體備卜人先占坼史占墨次之大夫占色又次之衆占備而後君占體以斷吉凶焉玉藻卜人定龜史定墨君定體先後之序也此經言君

占體而後及於色墨坼尊卑之序也 易氏被曰大

史大卜皆下大夫而此經自有卜史之占則大夫非
大史大卜也蓋上大夫卿如大宰大宗伯大司馬之
涖卜者其次小宗伯肆師亦以大夫涖卜此大夫之
占色也大史職大祭祀與執事卜日先儒謂執事大
卜之屬與之者當視墨此史所以占墨卜人所以占
坼 劉氏彝曰體爲龜兆五行之正體與卜之時日
相生相克有休有王吉凶可知既有兆以成體又有

色以示象亦與五行四時相爲興廢

凡卜筮既事則繫幣以比其命歲終則計其占之中否

繫音係比毗志反又必履反中知用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既卜筮史必書其命龜之事及兆於策繫其禮神之幣而合藏焉書曰王與大夫盡弁開金縢之書乃得周公所自以爲功代武王之說是命龜書 鄭氏鍔曰占驗常在後故俟歲終計之 筮人掌三易以辨九筮之名一曰連山二曰歸藏三曰

周易九筮之名一曰巫更二曰巫咸三曰巫式四曰巫目五曰巫易六曰巫比七曰巫祠八曰巫參九曰巫環以辨吉凶

巫鄭讀作筮一讀如字比毗志反

正義劉氏敞曰注改巫爲筮然經云掌九筮之名以辨吉凶字既作筮則不可又以巫爲筮矣此乃前世精於筮者九人其遺法可傳也古者占筮之工通謂之巫更咸式目等皆其名也巫咸見於他書多矣易疑爲易古陽字其他雖未聞不害其有薛氏季宣

曰世本云巫咸作筮殷有巫咸後有神巫季咸皆祖其名

存疑鄭氏康成曰此九巫讀皆當爲筮字之誤也賈疏

筮人掌筮不主巫事故破從筮更謂筮遷都邑也賈疏此謂筮遷公卿大夫之都邑也

鄭氏答趙氏曰若武王遷洛盤庚遷殷則卜故大卜有卜大遷之事咸猶僉也謂筮衆

心歡不也賈疏謂國有營建之事恐衆心不齊式謂筮制作法式也目

謂事衆筮其要所當也賈疏謂要目易謂民衆不說筮所

改易也賈疏改易政教也比謂筮與民和比也祠謂筮牲與

日也賈疏大卜大祭祀眠高命參謂筮御與右也賈疏

龜此不卜而筮謂小祭祀環謂筮可致師不也賈疏環人致師注引宣十

二年左傳楚許伯御樂伯攝叔爲右以致晉師之事明此經筮環亦是致師之事也

凡國之大事先筮而後卜

正義鄭氏康成曰當用卜者先筮之即事漸也賈疏

龜重故先

筮後卜

通論呂氏祖謙曰曲禮卜筮不相襲者凡常事卜不吉則不筮筮不吉則不卜也此經先筮而後卜洪範

謀及卜筮又云龜筮共違于人皆龜筮竝用故知不相襲者非大事也獻公卜納驪姬不吉公曰筮之晉納襄王得黃帝戰于阪泉之兆又筮之遇大有之睽皆卜筮相襲

上春相筮凡國事共筮

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相謂更選擇其著也著龜歲易者與

案龜人所掌惟辨龜之名物及藏龜蒙龜奉龜而已

凡卜事非其職也。筮人相著，藏著共著之外，又併揲之之事而掌之，不別職者，龜事繁而著事簡也。著龜歲易，蓋增新而不必廢其舊。

占夢掌其歲時，觀天地之會，辨陰陽之氣。

正義鄭氏康成曰：其歲時，今歲四時也。天地之會，建

厭所處之日辰。

賈疏建謂斗柄所建謂之陽建，故左旋於天，厭謂日前一次謂之陰建，故

右旋於天，堪輿天老曰：假令正月陽建在寅，陰建在戌，日辰者日據幹辰據支。陰陽之氣休

王前後

賈疏案春秋緯當時者王生，王者休，王所勝者死，王所生者相，相所勝者囚，假令春之三

月木王水生木木休木勝土土死木生火火相火勝金金囚以此推之火王金王水王例可知

案天地之會當即指幹與支而言幹爲天支爲地如史墨占庚辰爲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日始有謫火勝金故弗克皆幹支合日月星辰而斷是也薛氏李宣以日月之會言之已非其義而推算又繆

以日月星辰占六夢之吉凶

正義鄭氏康成曰日月星辰謂日月之行及合辰所在春秋昭三十一年十二月辛亥朔日有食之左傳

是夜也晉趙簡子夢童子僕而轉以歌旦而日食占
諸史墨對曰六年及此月也吳其入郢乎終亦弗克
入郢必以庚辰日月在辰尾庚午之日始有適火
勝金故弗克此以日月星辰占夢者其術則今八會
其遺象也

賈疏堪輿大會有
八小會亦有八

用占夢則亡

一曰正夢二曰噩夢三曰思夢四曰寤夢五曰喜夢六

曰懼夢

噩五
各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正夢無所感動平安自夢思夢覺

時所思念之而夢寤夢覺時道之而夢喜夢喜悅而
夢懼夢恐懼而夢杜子春云噩當爲驚愕之愕謂驚
愕而夢

案疾而迷及寤而有夢傳所傳秦穆公趙簡子之夢
是也或曰似夢非夢而若有見也

餘論王氏昭禹曰正夢若高宗恭默思道而夢帝賚
良弼噩夢若晉景公夢大厲披髮及地搏膺而踊思
夢若孔子之夢周公寤夢若狐突之遇大子申生喜

夢若文帝夢黃頭郎推之上天懼夢若光武夢乘龍
上天而心悸是也

季冬聘王夢獻吉夢于王王拜而受之

正義鄭氏康成曰聘問也發幣而問焉

賈疏禮動不虛必以幣帛

行禮

案

夢者事之祥

賈疏對文禎祥是善妖孽是惡散文祥中可以兼惡故云

夢者事

吉凶之占在日月星辰季冬日窮於次

賈疏謂

之祥

日辰所在季冬日月會

月窮於紀

賈疏月謂斗建所在十二月斗建

於玄枵是日窮於次也

故云月星迴於天

賈疏謂二十八宿十三月復位此十二月未到本位故曰星迴於天

窮於紀

數將幾終

賈疏四語見月令

因獻羣臣之吉夢於王詩云牧

人乃夢衆維魚矣旒維旗矣此所獻吉夢

賈疏無羊美宣王詩

也引之者證

獻吉夢之事

劉氏曰季冬天道終而復始必有機

祥預兆於夢吉則獻王王拜受之貴天命也

案占夢之官問王有何吉夢請而占之不敢虛問而將之以幣故云聘所以致敬也

乃舍萌于四方以贈惡夢

舍依注作釋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爲釋舍萌猶釋菜也古書釋

菜釋奠多作舍字萌菜始生也

賈疏樂記區萌達鄭注屈生曰區芒而直

出曰萌故知萌菜始生者

贈送也

賈疏送去惡夢也

欲以新善去故惡

辨正賈氏公彦曰子春以舍萌爲毆疫案下文自有毆疫故後鄭不從

遂令始難毆疫

難乃多反注故書難或爲儺

正義鄭氏康成曰令令方相氏也難謂執兵以有難卻也方相氏帥百隸爲之毆疫厲鬼也杜氏子春

曰月令季春之月命國難

賈疏彼注云此月之中日行歷昴有大陵積尸之氣

氣佚則厲鬼隨而出行故難之

九門磔禳以畢春氣

賈疏九門依彼注路應雉庫臯

國近郊遠郊關也張磔牲體禳去惡氣也

仲秋之月天子乃難以達秋氣

賈疏彼注云此月宿直昴畢亦得大陵積尸之氣氣佚則厲鬼亦隨而出行故難之以通達秋氣此月難

陽氣故惟天子得難

季冬之月命有司大難旁磔

賈疏彼注云此月之中日

歷虛危虛危有墳墓四司之氣爲厲鬼將隨強陰出害人也故難之言大難者自天子至庶人皆得難也旁磔者於四方之門皆張磔牲體子春雖引三時之難經文承季冬之下是據季冬大難而言

出土

牛以送寒氣

總論王氏應電曰易曰定天下之吉凶成天下之亶

疊者莫大乎著龜書曰汝則有大疑謀及乃心謀及卿士謀及庶人謀及卜筮聖人至誠如神謀及卿士庶民之外又謀及於著龜此聖人之畏天命也天無言假物以露其先兆著龜又草與蟲之靈故聖王用之洪範人謀同於龜筮則吉龜筮共違于人則凶是龜筮重於人也龜從筮逆作內吉而筮從龜逆則不言是龜又重於筮也卜筮之外又有所謂占夢蓋天地神明與人之精神魂魄默交於幽冥恍惚之間尤

吉凶先見之自然者是故高宗以夢帝賚良弼而得
傳說武王以夢協朕卜而克商宣王以夢熊羆虺蛇
而占男女孔子以不夢見周公而知道之衰蓋與稽
疑爲類而可前民用也

眡侵掌十輝之灋以觀妖祥辨吉凶

輝音運
一音揮

正義鄭氏衆曰輝謂日光炁也 鄭氏康成曰妖祥

善惡之徵

賈疏祥是善之徵妖是惡之徵此妖祥相對若散文祥亦爲惡徵毫有祥桑之類是

也

鄭氏鏐曰陰陽侵日則光氣有損故名侵 王

氏昭禹曰物反常為妖兆見為祥吉凶則妖祥之成
事

一曰侵二曰象三曰鑄四曰監五曰闇六曰瞢七曰彌

八曰敝九曰濟十曰想

鑄許規反又下規反瞢忙鄧反
濟子兮反注故書彌作迷濟作

資

正義鄭氏衆曰侵陰陽氣相侵也

賈疏赤雲為陽黑
雲為陰如昭十五

年左傳赤
黑之侵也

象者如赤烏也

賈疏哀六年左傳有雲
如衆赤烏夾日以飛

闇

日月食也

賈疏日月食光
消故闇朦也

瞢日月瞢瞢無光也彌白

虹彌天也。敎者雲有次，敎如山在日上也。濟升氣也。

鄭氏康成曰：鑄讀如童子佩鑄之鑄。賈疏見詩謂

日旁氣刺日也。

賈疏鑄是錐類故爲刺

監冠珥也。

賈疏謂有雲氣在日旁如

冠耳珥

彌氣貫日也。

賈疏以經言彌故知雲氣貫日而過

濟虹也。詩云

朝濟于西。

賈疏日在東則虹西見日在西則虹東見故引蝦蟇詩爲證也

想雜氣有

所似可形想。

賈疏雲氣雜有所象似故可形想

劉氏曰：日者太陽

之精，日光所照，陰邪之氣莫不消除。今乃爲陰邪之

氣所干，犯以洪範五行推之，由人君無剛健之德以

勝陰故謫見於天以示警也聖人設官以掌其事方有萌兆則詔於王以修救焉

掌安宅敘降

正義鄭氏康成曰宅居也降下也人見妖祥則不安主安其居處也次叙其凶禍所下謂禳移之

賈疏次叙其凶

禍所下之地禳移之其心則安

王氏安石曰叙降若保章氏所謂

辨吉凶水旱降豐凶之祲象 王氏志長曰叙降謂

明敘其所降之凶災主於何事受於何地發於何時

則可以因事預備或修德易行盡人事以回天心而
凶災可弭大卜所謂詔救政保章氏所謂降豐荒之
侵象是也

正歲則行事歲終則弊其事

弊必
世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占夢以季冬贈惡夢此正月而行

安宅之事所以順民

賈疏民心欲除惡樹善
凡此類皆所以順民心

弊斷也

謂計其吉凶然否多少

賈疏然謂中也知中
否多少而行賞罰

王氏

應雷曰歲首雲物之占尤重故安宅敘降自正歲而

始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四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楊省曾

欽定四庫全書薈要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詳校官編修臣程嘉謨




欽定四庫全書會要卷二千三百八十八

經部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春官宗伯第三之九

 掌六祝之辭以事鬼神示祈福祥求永貞一曰順
二曰年祝三曰吉祝四曰化祝五曰瑞祝六曰筮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永長也貞正也求多福歷年得正
命也 王氏昭禹曰天所祐為福福所兆為祥

案先王望祀不求其福而周公之作祝辭乃以祈福

祥求永貞為義何也天之命哲命吉凶命歷年皆視人君之所服行使王對越天地宗廟百神凜然懼於不終而知自求多福在常守正道則所以警王心而輔正其德者多矣

存疑鄭氏衆曰順祝順豐年也年祝求永貞也吉祝祈福祥也化祝彌災兵也瑞祝逆時雨寧風旱也筴祝遠罪疾也

辨正劉氏彛曰先鄭以小祝小祭祀侯禳之事解六

辭非也大祝所祝皆大事也故郊祀天地社稷宗廟
六享始用大祝之六辭 歐陽氏謙之曰年祝如祈
穀於上帝與社稷瑞祝祥瑞之祝辭古人得祥瑞必
歸功於神也

案年祝瑞祝歐陽氏謙之得之餘俱未安以義測之
順祝天地宗廟之常祝也祭統備者百順之名禮運
禮時為大順次之天地之祭宗廟之事順也年祝祈
年之祝也吉祝如吉禮卜日之祝是也化祝天地有

異哉而祝其消化也瑞祝嘉祥見而告於天地宗廟也筴祝如金滕冊祝既祝而藏其冊者是也

掌六祈以同鬼神亦一曰類二曰造三曰禴四曰禘五

曰攻六曰說

造七報反禴戒古外反劉音會禘音詠說書悅反注故書造為竈杜子春讀為造書

亦為造

正義鄭氏康成曰祈鳴也謂為有災變號呼告於神

以求福

賈疏小祝職掌禱祠之祝號故知此六祈亦號呼以告神

天神人鬼地亦

不和則六癘作見

賈疏案五行傳貌之不恭惟金沴木視之不明惟水沴火言之不從

惟火沴金聽之不聰惟土沴水思之不睿惟金木水火沴土五行而沴有六者除本五外來沴已則六彼云沴此云癘者沴有六則癘鬼作見故變沴而言癘故以祈禮同之杜子春云

造祭于祖也鄭司農云類造禴祭攻說皆祭名也類

祭于上帝禁日月星辰山川之祭也春秋傳日月星

辰之神則雪霜風雨之不時於是乎禁之山川之神

則水旱癘疫之災於是乎禁之

賈疏見昭元年左傳

其謂類造

加誠肅求如志禴祭告之以時有災變也

賈疏禴是除去之意

故知為災變

攻說則以辭責之禁如日食以朱絲繫社

賈疏

莊二十五年六月辛未朔日有食之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
羊傳日有食之則曷為鼓用牲於社求乎陰之道也
以朱絲縈社或曰脅之或曰為闇恐人犯
之故縈之何休云朱絲縈之助陽抑陰也攻如其鳴

鼓然董仲舒救日食祝曰炤炤大明濺滅無光柰何
以陰侵陽以卑侵尊是之謂說也禴未聞焉類造禴

禁皆有牲攻說用幣而已

賈疏攻說是日食伐鼓之屬天災有幣無牲故知用

幣類禮亦天災得有牲者灾始見時有幣無牲及灾成之後即有牲故詩云靡愛斯牲案攻說以責神無為用牲而仍用幣者以禮責之亦不可不致其肅敬

王氏昭禹曰鬼神聰明

正直依人而行聖人與鬼神合其吉凶大祝之六祈

所以陳信於鬼神而祈其與人同也虞書類于上帝
王制天子將出造於禰禴若禴國之凶荒民之札喪
之屬禳若春秋祭禳之屬攻以治去其害若翦氏以
攻禳攻之之屬以辭責之之謂說若庶氏以攻說禴
之之屬皆以與民同吉凶之患 項氏安世曰六祝
所以求福六祈所以禳禍 劉氏彝曰六祝因祭享
而祝之六祈則因事特祭而祈之

案鬼神不與人同心災厲乃見故以祈禮同之非時

而祭上帝曰類非時而祭祖禰曰造攻如救日伐鼓以兵之類說謂以辭責之如變置社稷必責以辭存疑鄭氏衆曰詩曰是類是禡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也大師造于祖司馬法曰乃造於先王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引詩及爾雅以證此類造為出軍之祭後鄭不從者此經六祈皆為鬼神不和同不得以出軍之禮解

案大師大會同之類造後皆特見故知此類造乃以

同鬼神亦祈消災變而所用之事異也

作六辭以通上下親疏遠近一曰祠二曰命三曰誥四

曰會五曰禱六曰誅

會如字

正義鄭氏鍔曰命如命龜之命記曰假爾泰龜有常
假爾泰筮有常是乃所以命之也 杜氏子春曰誥

當為告書亦或為告 毛氏應龍曰告如武成告于

皇天后土金縢乃告大王王季文王是也 鄭氏康

成曰會謂會同盟誓之辭 鄭氏衆曰禱謂禱於天

地社稷宗廟春秋傳鐵之戰衛太子禱曰曾孫蒯瞶

敢昭告皇祖文王烈祖康叔文祖襄公

賈疏見哀二年左傳

若

此之屬誅謂積累生時德行以錫之命春秋傳孔子

卒哀公誅之曰閔天不淑不憇遺一老俾屏余一人

以在位嬛嬛予在疚嗚呼哀哉尼父無自律

賈疏見哀十六

年左傳或曰論語所謂誅曰禱爾於上下神祇

案六祝之辭典祀所常用也此作六辭因事而特告

也上下天神地祇也親疏由禰至親盡也遠近四望

五祀之類祠因事舉祭告神之祝辭也誥會亦質神之辭誥者尚書逸祝冊告周公其後是也會者昭衆神而要言春秋傳所謂司慎司盟名山名川羣神羣祀先王先公七姓十二國之祖明神殛之是也誅者至於南郊稱天而誅之

存疑鄭氏衆曰祠當為辭謂辭令也命論語所謂為命誥謂康誥盤庚之誥之屬會謂王官之伯命事於會

辨正王氏應電曰六辭皆告於鬼神亦故大祝主之
曰誥曰命曰禱人事雖亦有之然策命掌於內史誓
誥掌於士師非大祝職也

辨六號一曰神號二曰鬼號三曰亦號四曰牲號五曰
齋號六曰幣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號謂尊其名更為美稱焉神號若
云皇天上帝鬼號若云皇祖伯某

賈疏少牢特牲禮
祝辭稱皇祖伯某

亦號若云后土地亦

賈疏僖十五年左傳
君履后土而戴皇天

幣號若玉

云嘉玉幣云量幣

賈疏曲禮文經無玉號注兼言玉者案小行人合六幣圭以馬璋以

皮玉得與幣同號故兼言之

鄭氏衆曰牲號謂犧牲名號曲禮

牛曰一元大武豕曰剛鬣羊曰柔毛雞曰翰音鷩號謂黍稷名號曲禮黍曰鄉合梁曰鄉萁稻曰嘉疏少牢饋食禮敢用柔毛剛鬣士虞禮敢用潔牲剛鬣香合

辨九祭一曰命祭二曰衍祭三曰炮祭四曰周祭五曰振祭六曰擗祭七曰絕祭八曰繚祭九曰共祭

行讀作延炮讀

作包百交反劉白交反擣如泉反繚音了共供同

正義鄭氏衆曰擣祭以肝肺菹擣鹽醢中以祭也

賈疏

案特牲少牢墮祭之時皆以菹擣醢中以祭主人獻尸時賓長以肝從尸以肝擣鹽中以祭彼無云用肺擣鹽醢中此連引之耳繚祭以手從持肺本循之至於末乃絕

以祭也

賈疏此據鄉飲酒言

絕祭不循其本直絕肺以祭也重

肺賤肝故初祭絕肺以祭謂之絕祭鄉射禮取肺坐絕祭鄉飲酒禮右取肺卻左手執本坐弗繚右絕末以祭少牢取肝擣於鹽振祭 鄭氏康成曰九祭皆

謂祭食者命祭者玉藻君若賜之食而君客之則命之祭然後祭是也衍當為延炮當為包聲之誤也延

祭者曲禮客若降等執食興辭主人興辭於客然後客坐主人延客祭是也包猶無也兼祭者有司徹宰

夫贊者取白黑以授尸

賈疏有司徹注白謂稻黑為黍

尸受兼祭於

豆祭是也周猶徧也徧祭者曲禮殺之序徧祭之是

也賈疏凡祭者皆盛主人之饌故所設殺羞次第徧祭按公食大夫禮惟魚腊音醬不祭以其薄故也

其餘皆祭故謂之周祭

振祭孺祭本同

賈疏振祭孺祭本同者皆孺但振者先孺復振

擣者不食者擣則祭之

賈疏特牲少牢皆有按祭按祭在未食之前以菹擣於醢

祭於豆間是不將食者既擣必振乃祭也

賈疏特牲少牢皆有

主人獻尸賓長以肝從尸右取肝擣於鹽

絕祭繚祭

亦本同

賈疏同者絕之但絕者不繚繚者亦絕故云本同

禮多者繚之

賈疏據鄉

飲酒禮即先鄭所引

禮略者絕則祭之

賈疏即先鄭所引鄉射禮

取肺坐絕

祭是也 共猶授也 王祭食宰夫授祭

賈疏膳夫職王祭食則授

言宰夫者據諸侯是宰夫

先鄭以周祭已上皆為祭鬼神之事振祭已下皆為生人祭食之禮後鄭不

從者生人祭食不合與鬼神同科故皆以為生人祭食法

案注義皆引經以證之是已今更推廣之男巫望行
芻招以茅則行可為延也包之言兼則間傳輕者包
重者特是也命祭延祭見於玉藻曲禮又士虞禮祝
命佐食綏祭特牲饋食禮尸坐祝命綏祭亦命祭也
兼祭見於特牲少牢而公食大夫禮亦兼祭庶羞徧
祭見於曲禮而少牢十一飯所舉皆祭無不徧也少
牢二佐食次第取敦實俎實以授尸亦是共祭但士
虞特牲及少牢禮舉幹舉肩言振祭而不言擣是振

原有不孺者注專以肝之既孺復振言似未盡又肺有二種曰祭肺曰舉肺祭肺則已絕者直祭之而已舉肺則少儀所云三牲之肺離而不提心者必繚而絕之乃可以祭絕祭繚祭之別蓋在於此非禮多禮略之謂而鄉飲鄉射皆言祭舉肺之灋亦未見其有異也

辨九擗一曰喆首二曰頓首三曰空首四曰振動五曰吉擗六曰凶擗七曰竒擗八曰褒擗九曰肅擗以享右

祭祀

揆古拜字韻音啓本人作稽奇居宜反覆音報右讀為侑

正義鄭氏康成曰稽首拜頭至地也頓首拜頭叩地

也空首拜頭至手所謂拜手也

賈疏稽首頓首空首三者相因而為之空

首者先以兩手拱至地乃頭至手以頭不至地故名空首為空首之時引頭至地首頓地即舉故名頓首

頭稽留至地多時則為稽首

吉拜拜而後稽顙謂齊衰不杖以下

者

賈疏稽顙還是頓首但觸地無容耳齊衰已下喪拜而云吉者以杖齊衰入凶拜中也雜記父在為

妻不杖不稽顙明知父歿為妻杖而稽顙是以知此吉拜謂齊衰不杖已下

言吉者此殷

之凶拜周以其拜與頓首相近故謂之吉拜也凶拜

稽顙而後拜謂三年服者

賈疏檀弓拜而後稽顙乎其順也稽顙而后拜頌

乎其至也雜記三年之喪以其喪拜非三年之喪以吉拜雜記父在為妻不杖不稽顙蓋適子妻喪父為主故不稽顙則衆子為妻父在亦稽顙注不云衆子當稽顙者據雜記成文鄭大夫云奇

拜謂一拜也寢讀為報報拜再拜也鄭司農云肅拜

但俯下手今時擡是也

賈疏鄉飲酒禮賓客入門有擡入門之法推手曰揖引手

曰介者不拜故曰為事故敢肅使者

賈疏成公十六年左傳晉楚戰

於鄢陵楚子使工尹襄問郤至以弓郤至見客免胄承命云不敢拜命三肅使者而退是軍中有肅拜法

其謂振動戰栗變動之拜一拜答臣下拜

賈疏此據祭祀若燕

禮則君答賈疏案特牲禮祝酌奠於再拜拜神與尸臣有再拜劍南主人再拜祝在左此

再拜於神也再拜於尸謂獻尸尸拜受主人拜送是也天子諸侯亦當然

賈氏公彥曰

九拜之中稽首頓首空首肅拜是正拜餘五者逐事生名還依四者正拜為之稽首拜中最重臣拜君之拜頓首平敵自相拜之拜空首君答臣下之拜知者案哀公十七年左傳公會齊侯盟於蒙孟武伯相齊侯稽首公則拜齊人怒武伯曰非天子寡君無所稽首襄公三年左傳公如晉孟獻子相公稽首知武子

曰天子在而君辱稽首寡君懼矣郊特牲大夫之臣不稽首非尊家臣以辟君也君拜臣下當空首其有敬事亦稽首洛誥成王拜手稽首以答周公是也肅拜最輕惟軍中不此婦人則以肅拜為正 易氏被曰荀卿云平衡曰拜下衡曰稽首禮非至尊不稽首喪非至哀不稽顙然君亦有稽首於其臣者太甲之於伊尹成王之於周公尊師道也大夫士有非其君而稽首者儀禮君勞賓若介皆再拜稽首尊主君也

其次則頓首晉穆嬴頓首於趙宣子魯季平子頓首

於叔孫則敵已下皆用之振動蓋施於事變之不常

者耳吉拜致敬凶拜則致哀也奇拜者鄉飲射聘士

相見凡禮之殺者皆一拜是也褒拜者犧牲少牢饗

神與受尸嘏則再拜是也肅拜者但俯其手而肅之

少儀婦人雖君賜肅拜是也享獻也謂朝獻饋獻右

讀為侑侑勸尸食而拜

賈疏特性禮尸食祝侑主
人拜故知侑尸時有拜

案古人之拱兩手皆不平故有尚左尚右之異凡男

拜尚左手女拜尚右手則拜者下一手先至地而上
一手後至乃交也喪拜則男子尚右手婦人尚左手
檀弓言拜而后稽顙稽顙而后拜有此二法而聖人
云吾從其至者則凶拜當先稽顙后拜矣然士喪禮
及喪大記皆云拜稽顙無言稽顙拜者則聖人所欲
從者蓋非當時之違禮也雜記云三年之喪以其喪
拜非三年者以吉拜與此經凶拜吉拜一也以其喪
拜謂稽顙也以吉拜謂不稽顙也如婦主舅姑之喪與

凡男婦之攝主皆吉拜不稽顙喪服小記雜記皆足以徵之吉拜不稽顙則惟男子尚右手女子尚左手以是異於祭祀賓嘉諸禮之拜而已注但據一隅而於他經未合故論之經云享右祭祀舉其重者爾其實五禮皆該焉

凡大禋祀肆享祭亦則執明水火而號祝

注故書亦為禘杜子春云

禘當為亦

正義鄭氏康成曰明水火司烜所共日月之氣以給

烝享

賈疏司烜職以夫遂取明火於日以鑒取明水於月雖不云氣然由日月之氣所照得之故以

言氣執之而以六號祝明此圭潔也

賈疏明主人圭潔之德

禋祀

祭天神也肆享祭宗廟也

劉氏敞曰大禋祀祀天

園丘肆享宗廟大禘禘祭亦祭地方澤

案號祝舉神示之號以祝也號如皇天上帝皇祖后稷之類特性禮曰皇祖某子少牢禮曰皇祖伯某亦是

隋豐逆牲逆尸令鍾鼓右亦如之

隋許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凡血祭曰釁

賈疏血祭之中含上三祀但天地薦血於

座前宗廟即血以告殺

既隋釁後言逆牲容逆鼎

賈疏凡祭祀之法先逆牲

後隋釁今隋釁在前逆牲在後者以其鼎在門外薦血後乃爛熟逆鼎而入故云容逆鼎知鼎在門外者

按中雷禮竈在廟門外之東主人迎鼎

右讀亦當為侑

案隋當為隋祭隋釁與侑皆令鍾鼓大祝先令之大司樂承而令之此節經文疑有訛倒

通論陳氏暘曰逆牲逆尸之時令奏昭夏肆夏者大司樂其令以鍾鼓奏之者大祝也

來瞽令皋舞相尸禮既祭令徹

皋讀作皋尸高反劉
尸報反相息亮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皋讀為卒嗥呼之嗥

賈疏此
依俗讀

來嗥

者皆謂呼之入相尸者延其出入詔其坐作

賈疏出
入者謂

祭初延之入二裸訖退出坐於堂上南面朝踐饋獻
訖又延之入室坐作者郊特牲云詔祝於室坐尸於
堂饋獻訖入入室坐凡坐皆有作
及與主人答拜皆有坐作之事

賈氏公彥曰舞

謂學子舞人祭訖尸謾後大祝命徹祭器

案歌與舞必依祭節故大祝告以樂入之節而後樂
師詔來瞽大祝告以舞之節而後樂師詔皋舞也

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相飯贊斂徹奠

泚綿里反相息亮反飯扶晚反

斂力
驗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肆鬯陳尸設鬯也

鄭氏衆曰泚

尸以鬯浴尸 賈氏公彥曰浴訖既飯含故言相飯

不言相含者大宰贊贈玉含玉故也贊斂者冬官主斂事大祝贊之

案大泚小宗伯大祝皆掌之然小宗伯職曰大肆以
秬鬯泚則治其禮之辭也此職曰以秬鬯泚尸則親

其事之辭也又小祝以同官而贊溲則親其事者非
小宗伯益明矣 小宗伯職曰大肆則當以陳尸及
浴器言此曰以肆鬯溲尸則肆專言浴器 曰徹曰
奠徹而又奠也自始死之奠以及襲奠小斂大斂奠
并朝夕之奠皆徹前奠而後陳新奠其徹與奠竝大
祝為之

言甸人讀禱付練祥掌國事

付音 禘

正義鄭氏康成曰言猶語也禱六辭之屬禱也

賈疏 六辭

之中五日禱

甸人喪事代王受眚災大祝為禱辭語之使

以禱於藉田之神也付當為祔祭於先王以祔後死

者

賈疏喪服小記祔必以其昭穆先王祖也

掌國事辨護之

賈疏辨護者供時用相禮

儀

賈氏公彥曰祔謂虞卒哭後祔祭於祖廟練謂

十三月小祥練祭祥謂二十五月大祥除衰杖三者

皆國事

朱子曰祔於祖者以廟制昭穆相對將來

遷廟則以新死者安於祖廟所以設祔祭豫告使死者知其將來安於此位亦令其祖知將來移上而孫

來居此位也 方祔祭時是告其祖以將遷他廟告
新死者以將入祖廟之意已祭則主復於寢至三年
之喪畢則又祔祭而遷祖父之主以入他廟奉新死
者之主以入祖廟則祔與遷自是兩事也

國有大故天裁彌祀社稷禱祠

正義鄭氏康成曰大故兵寇也天裁疫癘水旱也彌

猶徧也徧祀社稷及諸所禱

賈疏小祝彌裁兵注以
彌為安此彌為徧者禱

祠之事靡神不舉既則祠之以報焉 賈氏公彥曰
故以彌為徧也

始為曰禱求得曰祠

大師宜于社造于祖設軍社類上帝國將有事于四望
及軍歸獻于社則前祝

正義鄭氏衆曰設軍社春秋傳所謂君以師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者也

賈疏見定公
四年左傳

鄭氏康成曰前

祝者王出也歸也將有事於此神大祝居前先以祝
辭告之 賈氏公彥曰有事於四望謂軍行所過山
川造祭乃過軍歸獻捷於社皆大祝前辭

案前四事皆君舉而祝從惟至所征之地將有事於四望及軍歸獻社則大祝獨前行致告也曰國將有事者君不親也知然者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則君不親明矣下經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君親之也故異文焉 小宗伯帥有司而立軍社奉主車軍社則大祝設之主車則肆師奉之小宗伯帥之而已 用師之地未必正當四望小宗伯職有司將事於四望謂大祝與肆師也祭兵於山川肆師為位則大祝前

祝繼之以將事者必肆師明矣

大會同造于廟宜于社過大山川則用事焉反行舍奠

舍讀作釋

一音赦

正義鄭氏康成曰用事亦用祭事告行也玉人職有宗祝以黃金勺前馬之禮是謂過大山川與曾子問凡告必用牲幣反亦如之 賈氏公彥曰曲禮出必告反必面生時人子出入之灋今王出行時造於廟反行則還奠七廟也非時而祭曰奠堯典歸格于藝

祖王制歸假于祖禴用特 陳氏祥道曰釋奠者設薦饌酌奠而已無迎尸以下事

案據此則大會同不專在王國之外而王亦往就羣侯而會焉足以明之矣

建邦國先告后土用牲幣

正義鄭氏康成曰后土社神也 賈氏公彥曰雖告祭非常有牲有幣禮動不虛故也

通論王氏昭禹曰大宗伯王大封先告后土不言用

牲幣而於大祝見之者以大祝辨牲幣之號也

禁督逆祀命者

正義鄭氏康成曰督正也正王之所命諸侯之所祀

賈疏承上建邦國故知據諸侯

有逆者則刑罰焉

賈疏告上治之

王氏安

石曰命之祀而弗祀非所命而祀皆謂之逆祀命

王氏昭禹曰非所命而祀則在所禁命之祀而弗祀則在所督也

頒祭號于邦國都鄙

正義鄭氏康成曰祭號六號

賈疏六號中兼有天地諸侯不得祭天地而云

六號據上成文而言

王氏安石曰頒其所得用之祭號

通論易氏祓曰此皆所以贊大宗伯也大宗伯告后土大祝辨牲幣之號則為之用牲幣大宗伯頒祀於邦國都家大祝辨鬼神示之號則為之禁督逆祀命者

小祝掌小祭祀將事侯禳禱祠之祝號以祈福祥順豐年逆時雨寧風旱彌裁兵遠臯疾

彌注讀作救綿以反遠於願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侯之言候也候嘉慶祈福祥之屬

賈疏祈福祥三者皆是侯

禳禳郤凶咎寧風旱之屬

賈疏寧風旱三者皆是禳

逆迎也彌讀曰救救安也 賈氏公彥曰求福謂之

禱報賽謂之祠 劉氏彛曰天地宗廟日月星辰社

稷而外當祭祀之者皆小祝所掌也

案將事謂將號祝之事如下文也大祭祀則大祝將事此互文亦省文 周官於侯禳禱祠之事甚詳蓋人心冥頑惟遇疾病裁危窮而反本易警發其善心

故聖人因侯禳禱祠使恐懼修省以思救政則所益多矣 豐穰之後仍祈有年是之謂順旱則多風以雲氣將族風輒散之風寧然後雨可降旱可寧也春秋傳若之何憂猶未弭又欲弭諸侯之兵止息之義也男巫職招弭以除疾病注讀彌弭為救豈彌弭救古皆可通與

大祭祀逆盥盛送逆尸沃尸盥

正義王氏應電日記曰尸在廟門外則疑於臣在廟

中則全於君君在廟門外則疑於君入廟門則全於臣全於子故君迎牲而不迎尸送逆尸皆小祝主之賈氏公彥曰沃尸盥者尸尊不就洗按特牲少牢尸入廟門盥於盤其時小祝沃水也

案小宗伯所逆者未炊之盥小祝所逆者則已孰而實於簋簋者也舍人實而陳於西堂之上小祝自堂下逆而升之疏謂小祝薦盥盛於神座前非也特牲禮黍稷始陳於西堂則舍人奉粢盛入廟亦宜陳

於西堂少牢禮佐食設俎後主婦自東房執一金敦
黍設於室中則后宜自房中出九嬪一人取一玉盥
於西堂以授后而入設其餘則九嬪贊后外宗贊九
嬪以次授受而后皆親設焉如后不與則大宗伯攝
也其大神大亦則大宗伯奉之而小宗伯佐之 王
氏昭禹易氏祓皆謂齋盛輕於牲故大祝迎牲小祝
迎盛王氏又證以六官奉牲六官奉齋皆非也王親
射牲故六官奉之后親羞齋故六官共之事分內外

非有輕重比類以求之同是尸也二祝同逆而送者
惟小祝豈得謂送輕於逆乎蓋大祝事多有所不暇
故小祝各共之耳

贊隋

隋許
規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隋尸之祭也

賈氏公彥曰贊隋

者特牲少牢尸始入室拜妥尸尸隋祭以韭菹孺於
醢祭於豆間其時小祝贊尸以授之

贊徹贊奠

案此四字當在大喪贊澣之下簡錯在此大喪之奠與徹大祝掌之小祝竝贊之也

凡事佐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惟大祝所有事 賈氏公彥曰佐大祝不在職末言之者見自此以上佐大祝自此以下惟贊澣佐大祝設熬以下小祝專行

大喪贊澣設熬置銘

注故書澣為攝杜子春云當為澣銘今書或作名

正義杜氏子春曰澣謂浴尸

鄭氏康成曰熬者棺

既蓋設於其旁所以惑蚍蜉也賈疏熬謂熬穀喪大記熬君

四種八筐

賈疏黍稷稻粱各二

大夫三種六筐

賈疏黍稷粱各二

士二

種四筐加魚腊焉

賈疏加魚腊君大夫士同

士喪禮熬黍稷各二

筐有魚腊饌於西坵南

賈疏坵在堂西南隅此據未用時加之蓋後設於棺旁

又曰設熬旁一筐乃塗

賈疏士旁各一筐首足各一筐大夫旁各二筐首足各一

筐君左右各二筐首足各二筐

杜氏子春曰檀弓銘明旌也以死

者為不可別故以其旗識之愛之斯錄之矣敬之斯

盡其道焉爾

鄭氏衆曰銘書死者名於旌士喪禮

為銘各以其物

賈疏其物謂生時旌旗士喪禮注王建大常諸侯建旗孤卿建彊大夫士

建亡則以緇長半幅赭末

賈疏亡無也生時無旌旗子男之士不命是也故用

緇長半幅爾雅一入赤汁謂之線再入謂之赭赭赤色緇也

長終幅廣三寸書名

於末曰某氏某之匱

賈疏喪服小記天子諸侯大夫書名竝與士同竹杠長

三尺置于宇西階上

賈疏始死即作銘倚於重木

置于中庭

賈疏始死以木為重葬後作木主

參分庭一在南粥餘飯

賈疏飯米之餘以為粥

盛以二鬲縣於重窳用葦席取銘置於

重

賈疏謂未殯以前殯訖則置於西階上是也

案小宗伯肆師鬱人鬯人大祝小祝比皆掌大喪之泚而其文各異何也大喪兼王后世子而鬯乃所以事天神地示人鬼惟王主鬯故喪浴用之而后世子不得用也小宗伯職特言王崩大肆以秬鬯泚明自王以外泚皆不得用鬯也肆師職曰大喪大泚以鬯則築鬻明泚不以鬯則雖大喪不共築鬻也鬱人職曰大喪之泚共其肆器則知后世子之泚不得用鬯矣鬯人職曰大喪之大泚共其釁鬯則知非王之泚不得稱大而釁尸不以

鬯矣大祝職曰大喪始崩以肆鬯泚尸則知此職之大

喪專謂王而不兼后世子矣

世子不得稱崩后之喪浴女御掌之

小祝職

曰大喪贊泚則知世子之泚亦大祝親之而小祝贊之矣大祝之特言崩與小宗伯同以王之喪浴大祝親其事而小宗伯治其禮也小祝不稱大泚與鬱人同明泚不以鬯不得稱大而世子之泚兼掌於祝亦見矣

及葬設道齋之奠分禱五祀

齋音咨

正義鄭氏康成曰齋猶送也送道之奠謂遣奠也

賈疏

既夕禮祖廟之庭厥明設
大遣奠包牲取下體是也

分禱五祀告王去此宮中

不復反故興祭祀也

賈氏公彥曰月令春祀戶夏

祀竈季夏祀中霤秋祀門冬祀行出入亦宜告之祭
法王七祀中有司命大厲月令不祭此亦不祭可知
存疑鄭氏康成曰分其牲體以祭五祀

案生人行道必有齋故於葬曰道齋之奠分禱謂遣
人分祭若以遣奠餘牲則幾於慢矣未必然

辨正賈氏公彥曰杜子春讀齋為粢以為道中祭後

鄭不從者既夕禮道中無祭法

大師掌釁祈號祝

正義鄭氏衆曰釁謂釁鼓也春秋傳君以軍行祓社

釁鼓祝奉以從

賈疏定公四年左傳祝佗辭

有寇戎之事則保郊祀于社

注故書祀或作禩杜子春讀為祀書亦或為祀

正義鄭氏康成曰保祀互文郊社皆守而祀之彌裁

兵 鄭氏鍔曰四郊北域皆神之所處人心不安神

或失所依故就其所保而守之以安神也社則國內

但祀以彌裁兵可也

凡外內小祭祀小喪紀小會同小軍旅掌事焉

正義賈氏公彥曰林澤四方百物是外小祭祀內小祀則宮中七祀等小喪紀謂王后以下之喪小會同謂諸侯遣臣來王使卿大夫與之行會同之禮小軍旅謂王不自行遣卿大夫征伐 易氏祓曰此皆謂祝號之事案小會同謂殷頰

喪祝掌大喪勸防之事

防扶方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勸猶倡率前引者

賈疏即下經御
匱也謂執

匱路前却行左右車脚有
高下則以纛詔告執披者防謂執披備傾戲

賈疏使
持制之

不至傾戲司士作六軍之士執披
故以執披解防葦戲音虧傾側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先鄭以勸防為引匱後鄭不從者
天子千人執六引在匱車前防謂披在匱車旁備傾
戲二者不得為一

及辟令啓

辟音
闕

正義鄭氏衆曰辟謂除散塗椽也令啓謂喪祝主命

役人開之也

賈疏天子七日殯殯時以椁
最塗其棺葬命役人開之

檀弓天子

之殯也最塗龍輅以椁

毛氏應龍曰最聚也殯
時聚木蓋椁而塗之

加斧

於椁上畢塗屋天子之禮也

賈疏天子諸侯殯用輅
車天子畫輅為龍先置

龍輅於西階之上又置四重棺於輅車之中大斂於
階階訖奉尸入棺加蓋乃置熬於棺旁乃於椁攢其

四面與棺平乃加斧以覆棺上更加之以椁材乃畢
塗之如四面雷屋斧者案檀弓布幕衛綃幕魯布幕

諸侯法綃幕天子禮
刺以黼文形如大斧

及朝御籩乃奠

朝直遙反
籩古柩字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朝謂將葬朝於祖考之

廟而後行則喪祝為御匱也檀弓喪之朝也順死者之孝心也其哀離其室也故至於祖考之廟而後行

殷朝而殯于祖周朝而遂葬

賈疏殷人始死斂訖即以匱朝廟而殯焉周人

殯於路寢葬時朝廟先禩而後祖

某謂乃奠謂朝廟奠

賈氏公彥

曰御匱者發殯宮輜車載至廟喪祝執燹居前以御按既夕禮朝廟之時重先奠從燭從匱從彼奠昨夜夕奠至廟正棺於廟兩楹之間棺西設此宿奠至明徹去宿奠乃設此朝廟之奠於匱西

餘論賈氏公彥曰趙商問周朝而遂葬則是殯於宮
葬乃朝廟按僖公三十二年左傳晉文公殯於曲沃
是為去絳就祖殯與禮記異康成答曰周之正禮末
世何能同傳不合不得難經案既夕禮將葬遷於祖
用軸乃周公正經

案曾子問王崩祝取羣廟之主藏於祖廟卒哭成事
而後主各反其廟疏謂以次朝七廟廟各一宿非也
當以曾子問為正詳見既夕禮經記

及祖飾棺乃載遂御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祖謂將葬祖於庭象生

時出則祖也故曰事死如事生禮也檀弓飯于牖下

小斂于戶內大斂于阼殯于客位祖于庭葬于墓所

以即遠也祖時喪祝主飾棺乃載遂御之喪祝為匱

車御也某謂祖為行始飾棺設柳池紐之屬

賈疏此喪大記

文柳者諸飾所聚帷荒之屬是也其序載而後飾既

紐者君三池纁紐六之屬是也

飾當還車鄉外喪祝御之御之者執翣居前卻行為

節度

案載與飾棺皆葬前一日事下文及葬御匱乃御以出宮故注知此為還車之御也載在飾棺之前而倒言之者與下遂御之文相承接其義乃顯也疏據既夕禮注謂遂匠納車於階間士禮也大喪則納之者匠師與鄉師職與匠師御匱治役及窆執斧以泣匠師

及葬御匱出宮乃代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祝二人相與更也

賈氏公彥

曰謂於祖廟厥明大奠後引匱車出也

及壙說載除飾小喪亦如之

說吐活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鄭司農云壙謂穿中也說載下棺

也除飾去棺飾也

賈疏除去帷荒下棺於坎訖其帷荒還入壙張之於棺

四跽

之屬

賈疏喪大記及禮器天子八跽則此四宜作八

今可舉移安錯之其謂

除飾使其窆爾周人之葬牆置跽

賈疏檀弓般人棺椁周人牆置嬰牆

謂惟荒與匱為郵若牆然言置嬰者嬰在道匱車旁人執之入壙置之於椁旁

賈氏公彥

曰說載說去車與披及引之等除飾解去帷荒池紐
之等小喪王后世子已下之喪自掌勸防已下至除
飾皆同故曰亦如之 敖氏繼公曰此禮當先除飾
乃說載

案周官於喪紀多獨舉大喪故於喪祝職備舉大喪
所有事而繫以小喪亦如之以示凡喪紀事有必舉
物有必共者皆通乎小喪以為他職獨舉大喪而不
及小喪之通例也於末舉卿大夫之喪以見稱小喪

者事在王宮也

諸職所列飯米熬穀茶葦薪蒸木

材之類皆統言喪事以其物乃貴賤所通用也衣服
含贈溲鬻銘旌窆器樂器之類尊卑有度則多舉大
喪而不及其餘蓋喪所必用不疑於小喪之不共而
各有禮命故其事不必詳也相禮贊含贈泣斂屬引
御匱序哭之類亦多舉大喪而共之者非一人或別
有所見大宰大喪贊含玉贈玉而小宰喪荒受其含
襚幣玉之事則知大喪之外贊含贈者皆小宰矣大

宗伯大喪為上相而小宗伯凡小禮掌事如大宗伯之儀則知小喪相禮者小宗伯矣小宗伯涖大斂小斂而肆師凡國之小事治其禮儀而掌其事如宗伯之禮則知小喪涖斂者肆師矣大喪大司徒屬鄉之六引鄉師帥其民而至遂治之遂人屬遂之六綽而遂師道野役抱磨則知大司徒所不親鄉師遂人遂師各共其事矣宮中序哭世婦內宗外宗皆掌焉則兼掌小喪不待言矣

掌喪祭祝號

正義鄭氏康成曰喪祭虞也檀弓葬日虞不忍一日離也是日也以虞易奠卒哭曰成事是日也以吉祭

易喪祭

賈疏士虞禮始虞曰哀薦禘事再虞曰哀薦虞事三虞曰哀薦成事祭以吉為成

王弔則與巫前

正義鄭氏衆曰喪祝與巫以桃茢執戈在王前

賈疏桃者

鬼所惡茢莢帚所以掃不祥桃茢二者祝與巫執之執戈者小臣也喪大記小臣二人執戈立於前二人

立於後彼是諸侯法王弔亦然

檀弓君臨臣喪以巫祝桃茢執戈惡

之也所以異於生也春秋傳楚人使公親祿公使巫

以桃茢先祓殯楚人弗禁既而悔之

賈疏襄二十九年左傳

掌勝國邑之社稷之祝號以祭祀禱祠焉

正義鄭氏康成曰勝國邑所誅討者社稷若亳社是

矣

賈疏武王伐紂取其社稷而事之據其地則曰亳社據彼國已亡則為亡國之社稷此國勝之則曰

勝國之社稷

存之者重神也蓋奄其上而棧其下

賈疏哀四年公

羊傳

為北牖

賈疏郊特牲文

賈氏公彥曰祭祀謂春秋正

祭禱祠謂有故祈請

王氏安石曰勝國邑之社稷

喪之類故喪祝掌其事 王氏應電曰謂勝國之社稷或在國或在邑者民素禱祠而獲應故有祭祀禱祠以士師為之尸

餘論陳氏傳良曰古人作夏社忌子卯陳垂和之器皆警戒脩省之意也

凡卿大夫之喪掌事而斂飾棺焉

正義賈氏公彥曰掌事者雖禮有降殺勸防以下皆掌之兼主斂事故總云掌事而斂飾棺焉

案士喪禮有商祝夏祝周祝之名襲含小大斂拂柩飾柩之事商祝主之浙米鬻餘飯徹奠進奠之事夏祝主之取銘之事周祝主之因其所共之殊以為名稱之別大抵皆公有司則皆喪祝也士尚如此則卿大夫可知職喪職凡公有司之所共職喪令之趣其事此其一也

甸祝掌四時之田表貉之祝號

甸音田貉讀作禡莫駕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貉兵祭也甸以講武治兵故有兵

祭詩云是類是禡

賈疏詩大雅皇矣篇

爾雅曰是類是禡師祭

也 鄭氏康成曰田者習兵故亦禡祭禱氣執之十

百而多獲 賈氏公彥曰四時之田謂蒐苗獮狩也

大司馬仲冬大閱既陳乃設驅逆之車有司表貉於
陳前其時甸祝為號

通論鄭氏鍔曰肆師掌為位甸祝掌其祝號

存疑陳氏祥道曰古人祭貉於立表之處無壇壝置
甲冑弓矢於神坐之側置稍於神坐之後故曰表貉

舍奠于祖廟禴亦如之

舍音釋下同

正義鄭氏康成曰舍讀為釋釋奠者告將時田若時

征伐

賈疏大祝大師大會同皆造祖禴故兼言征伐

鄭氏衆曰禴父廟

賈氏公彥曰非時而祭曰奠不立尸奠之言停停饌具而已七廟俱告故祖禴竝言

師甸致禽于虞中乃屬禽及郊饁獸舍奠于祖禴乃斂

禽

甸音田屬音燭饁于輒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師田謂起大衆以田也致禽于虞

中使獲者各以其禽來致於所表之處

賈疏田獵在山山虞植旗

田獵在澤澤虞植旌是所表之處也

屬禽別其種類饁饋也以所獲獸

饋於郊薦於四方羣兆

賈疏四郊皆有羣神之兆田獵還過羣兆故以禽薦之無

祭入又以奠於祖禴薦且告反也

賈疏上經釋奠於祖禴謂出田此舍

奠在饁獸之下是告反也

斂禽謂取三十入腊人焉

賈疏案昭八年穀梁傳每

禽擇取三十王制一為乾豆二為賓客三為充君之庖腊人職掌凡田獸之脯腊以共乾豆王氏應電

曰不特入於腊人入於圉人服不氏以待不時而取皆是

禴牲禴馬皆掌其祝號

禴音誅云與禱同

正義杜氏子春曰禔禱也為馬禱無疾為田禱多獲

禽牲詩云既伯既禱

案詩小雅吉日篇

爾雅曰既伯既禱馬

祭也

鄭氏康成曰為牲祭求肥充為馬祭求肥健

詛祝掌盟詛類造攻說禴禘禘之祝號

詛阻豫反造說音俱見大祝

正義鄭氏康成曰八者之辭皆所以告神明也盟詛

主於要誓大事曰盟小事曰詛

賈氏公彥曰盟者

盟將來春秋諸侯或因會而盟是也詛者詛往過不

因會而為之

王氏安石曰於人則盟詛以要之於

神則類造攻說禴禘以求之

案類造何以有誼兵祭也以所伐國之罪昭告大神且與同役者要言俾用命而無二心如春秋傳所載墜命亡氏踣其國家之類義近於誼故誼祝作其辭辨正鄭氏鐸曰小人之情有不畏刑罰而畏鬼神者故為誼盟之法以待之荀卿曰盟誼不及三王是不考周禮也堯之時苗民泯泯焚焚以覆誼盟則是三王前已有是事毛氏應龍曰張子謂周官盟誼之

類必末世增入者考書盟詛見於有苗之時詩亦曰
出此三物以詛爾斯則盟詛乃詩書所有於周官何
疑

通論賈氏公彥曰類造以下是大祝六祈大祝不掌
祝號故詛祝掌之秋官別設司盟者司盟掌盟載之
法亦不掌祝號與載辭

作盟詛之載辭以叙國之信用以質邦國之劑信

正義鄭氏康成曰載辭為辭而載之於策坎用牲加

書於其上也

賈疏襄二十六年左傳宋寺人伊戾坎用牲加書為世子痤偽與楚客盟國

謂王之國邦國諸侯國也質正也成也文王修德而

虞芮質厥成鄭司農云春秋傳使祝為載書

賈疏哀二十六年

年左傳賈氏公彥曰人多無信為辭對神要之使用信

故曰以叙國之信用邦國之劑謂要券對神成正之使不犯

案信用者示所要之必用也叙者次其事之小大也叙國之信用如魯盟東門氏叔孫僑如之類質邦國

之劑信如成王賜周公太公以盟之類

總論王氏應電曰大祝主達誠於鬼神之大者小祝主達誠於鬼神之小者若喪祝甸祝詛祝又各設官以分掌其事使大小祝得專致其寅清於天地宗廟之祀也

司巫掌羣巫之政令

正義王氏應電曰政令謂選擇其賢否及降神祈禱等事

若國大旱則帥巫而舞雩

正義董氏仲舒曰雩呼嗟以求雨也 鄭氏康成曰

雩旱祭也天子於上帝諸侯於上公之神

蔡定元年穀梁傳請

乎應上公

賈氏公彥曰帥巫謂帥女巫女巫職旱暵則

舞雩月令大雩帝用盛樂命百縣雩祀百辟卿士有

益於民者百縣謂畿內鄉遂明畿外諸侯亦雩祀可

知百辟卿士即古上公句龍柱棄等是也 鄭氏鏗

曰建午之月雩祀上帝者禮之正大旱而雩出於非

常故帥羣巫而舞之

國有大裁則帥巫而造巫恆

造鄭音皂依
杜音七報反

正義杜氏子春曰司巫帥巫官之屬會聚常處以待
命也 鄭氏康成曰恆久也巫久者先巫之故事造
之當按視所施為

案二說皆可通而杜義稍長

祭祀則共匱主及道布及菹館

匱音丹菹
子都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杜子春云菹讀為鉏藉也匱器名

主謂木主也某謂道布者為神所設巾中雷禮以功
布為道布屬於几是也菹之言藉也祭食有當藉者
館所以承菹若今筐也主先匱菹後館互言之者明
共主以匱共菹以筐大祝取其主菹陳之器則退也

賈疏以匱盛主以館盛菹向祭所俟大祝取主則以匱退取菹則以館退也士虞禮苴刈

茅長五寸實於筐饌於西坫上

賈疏刈切也堂西南隅謂之坫饌未用前

陳於此祝盥升取苴降洗之升入設於几東席上東縮

賈疏士虞禮設席於奧禮神東面右几故設於几東席上東縮縮從也據神東面為正東西設之故言東

縮引之者見菹
是藉祭之物

王氏應電曰菹以藉祭酒

通論鄭氏鍔曰主在廟則藏於石室謂之宗祏及合
祭於大廟則以匱盛之菹者鄉師所謂共茅菹也盛
菹名曰館者如館舍然謂茅託於其中也三者皆司
巫所共以其與神交

凡祭祀守瘞

瘞於
例反

正義鄭氏康成曰瘞謂若祭地祇有埋牲王者也

鄭氏

鍔曰禮記瘞埋於泰折祭地
也宗廟中亦有瘞繒之類

守之者以祭禮未畢若

有事然祭禮畢則去之

賈疏祭地埋牲與禋祀同節作樂下神後即埋牲以後更

有祭祀之節事故使司

巫守埋祭畢乃去之

凡喪事掌巫降之禮

正義鄭氏康成曰降下也巫下神之禮

賈疏人死骨肉下沈於地

精魂上歸於天天地與神人通故使巫下神

今世或死既斂就巫下禡其

遺禮

男巫掌望祀望行授號旁招以茅

衍音延

正義鄭氏康成曰衍讀為延聲之誤也望祀謂有牲

染盛者延進也。謂但用幣致其神二者。詛祝所授類。

造攻說禴祭之神。號男巫為之招。

賈疏男巫於他官祭此神時則以茅

招之於四方也

賈氏公彥曰。望記者類造禴祭。遙望而祝。

之望。衍者攻說之禮。遙望延其神。以言語責之。杜

氏子春曰。授號以所祭之名。號授之。鄭氏鏗曰。神

來無方。招之亦非一方。故曰旁招。

冬堂贈無方無算。

注故書贈為贈杜子春云當為贈

正義鄭氏康成曰。冬歲終以禮送不祥及惡夢。皆是

也

賈疏占夢職舍萌於四方以贈惡夢

行必由堂始巫與神通言當東

則東當西則西可近則近可遠則遠無常數 杜氏

子春曰無算道里無數遠益善也

辨正賈氏公彥曰子春以堂贈為逐疫後鄭不從者
逐役乃方相氏及占夢之職也

春招弭以除疾病

弭注讀如救杜讀如彌

正義鄭氏康成曰招招福也招弭皆有祀行之禮

杜氏子春曰弭讀如彌兵之彌

王弔則與祝前

注故書前為先鄭司農云先非是

正義鄭氏康成曰巫祝前王

賈氏公彥曰喪祝職

王弔則與巫前

李氏嘉會曰王弔祝當往巫亦與

焉者祝以辭巫則以桃茆除不祥也

女巫掌歲時祓除釁浴

正義鄭氏康成曰歲時祓除如今三月上巳如水上

之類釁浴謂以香薰草藥沐浴

鄭氏鍔曰祓除釁

浴蓋宮中之事

旱暵則舞雩

正義鄭氏衆曰求雨以女巫故檀弓記歲旱繆公召
縣子而問焉曰吾欲暴巫而奚若曰天則不雨而望
之愚婦人無乃已疏乎 賈氏公彥曰此謂五月已

後脩雩暵謂執氣

存疑鄭氏康成曰使女巫舞旱祭崇陰也

王氏應電曰按古者

雩於北郊禁於南郊漢制雩衣皂禁衣朱各異其物
董仲舒傳求雨開諸陰門開諸陽門求晴反是皆此

也道

若王后弔則與祝前

正義鄭氏康成曰女巫與祝前后如王禮 賈氏公
彥曰與天官女祝前后

凡邦之大哉歌哭而請

正義鄭氏康成曰有歌者有哭者冀以悲哀感神靈
也

總論孫氏之宏曰祠祀禮禳本天道之不可測人心
所不能已者後世儒者乃欲一切去之不知其不容

強禁也聖人設立巫祝領以禮官則非其鬼而祭之者自絕矣



欽定周官義疏卷二十五



覆校官庶吉士臣茅元銘

校對官檢討臣陳夢元

謄錄監生臣張承恩